

922377

余光中集

第五卷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17-2

370(5)

922377

余光中集

第五卷



五十年前，我的第一本詩集《舟子的悲歌》在台灣出版。半世紀來，我在台灣出版的詩集、散文集、評論集與譯書，加上詩選與文選，也恰為五十本。若論創作時間，我的第一首詩（沙浮投海）還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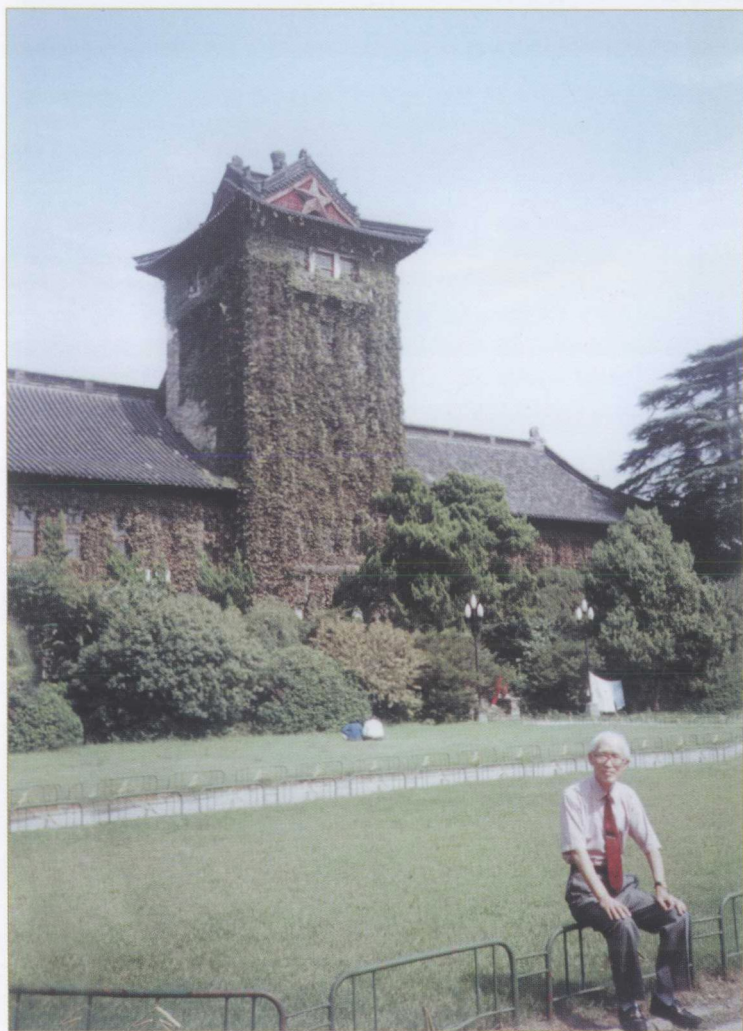
1969年，在落基山上西望神州



1997年夏天在苏格兰。自左到右：佩珊、珊珊、
外孙飞黄、外孙女姝婷、幼珊、季珊



1984年巴金访港。左为梁锡华，右为巴金、李小林



2000年10月南京大学。坐在北大楼，
亦即昔日的文学院前面，半世纪后的老校
友已找不到昔日的同学



1987年台北。何凡、林海音结婚五十年，
林海音七秩大寿。中为何凡、林海音夫妇



1999年9月19日长沙岳麓书院，对雨中的
400听众演讲〈艺术经验的转化〉

第五卷目录

焚鹤人

- 下游的一日 (3)
- 食花的怪客 (11)
- 焚鹤人 (20)
- 伐桂的前夕 (31)
- 蒲公英的岁月 (38)
- 丹佛城 (45)
- 新西域的阳关
- 噪音二题 (55)
- 放下这面镜子 (58)
- 几块试金石 (65)
- 如何识别假洋学者
- 我们需要几本书 (70)
- 如何谋杀名作家? (82)
- 论夭亡 (89)
- 翻译和创作 (91)
- 所谓国际声誉 (106)

撑起,善继的伞季	(110)
宛在水中央	(124)
在水之湄	(125)
现代诗与摇滚乐	(127)
第十七个诞辰	(140)
后记	(161)

听听那冷雨

山盟	(165)
南半球的冬天	(175)
听听那冷雨	(182)
蝗族的盛宴	(189)
朋友四型	(191)
借钱的境界	(194)
幽默的境界	(198)
云开见月	(202)
——初论刘国松的艺术	
新现代诗的起点	(214)
——罗青的《吃西瓜的方法》读后	
变通的艺术	(234)
——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后	
向历史交卷	(246)
——《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	
中国人在美国	(260)
——序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	
涇尽回甘味课果	(264)

——序何怀硕的《苦涩的美感》	
从毕加索到爱因斯坦	(268)
——《大学英文读本》编后	
用现代中文报导现代生活	(271)
《录事巴托比》译后	(279)
外文系这一行	(282)
后浪来了	(288)
大诗人的条件	(293)
现代诗怎么变?	(298)
传奇以外	(303)
现代诗之重认	(307)
——把一切交给历史	
汉江之滨	(312)
——记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	
论琼·拜斯	(329)
——“听,这一窝夜莺”之一	
论久迪·柯玲丝	(341)
——“听,这一窝夜莺”之二	
苦雨就要下降	(353)
论披头的音乐	(362)
后记	(378)

青青边愁

第一辑

不朽,是一堆顽石?	(383)
卡莱尔故居	(396)

高速的联想	(408)
思台北,念台北	(414)
花鸟	(420)
沙田山居	(426)
尺素寸心	(430)
从西岸到东岸	(433)
——第四度旅美追记	
第二辑	
云门大开	(437)
诺贝尔文学奖	(440)
独木桥与双行道	(444)
龙年迎龙	(448)
哀中文之式微	(451)
鸡犬牛羊	(455)
茱萸之谜	(458)
无物隔纤尘	(462)
——韦应物小品浅尝	
诗魂在南方	(466)
骆驼与虎	(470)
唱出一个新时代	(474)
——写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之前	
《中国现代民歌集》出版前言	(476)
民歌的常与变	(477)
山中十日,世上千年	(483)

第三辑

从天真到自觉····· (488)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诗?

谁来晚餐?····· (496)

想像之真····· (501)

评戴望舒的诗····· (515)

闻一多的三首诗····· (538)

新诗的评价····· (545)

——抽样评郭沫若的诗

论朱自清的散文····· (558)

第四辑

庐山面目纵横看····· (579)

——评丛树版英译《中国文学选集》

山河岁月话渔樵····· (596)

——评胡兰成新出的旧书

天机欲觑话棋王····· (602)

——张系国小说的新世界

山名不周····· (611)

——写在夏菁新诗集《山》出版前夕

离台千日····· (618)

——《青青边愁》后记

焚 鶴 人

下游的一天

那天在观音山下一个尼姑也没有见到。修女，倒是有好几位。就坐在第一排，白巾白袍，像一行文静的“洋百合”。湛湛的江水，巨幅长玻璃外自在地流，蓝悠悠，几只水禽在晚秋的艳阳中闪着白羽。这是珐琅瓷油成的亮晴天，空中有许多蓝，蓝中有许多金，有谁要晴朗的样品，这就是。玻璃的这边，他听见自己的声音，经过麦克风放大而显得有些变质的自己的声音，在一座线条清晰，多铝多玻璃的大厅上，激起一派回响。他诵的大半是出国前的一些作品。那里面当然也是他自己，只是已经有一点陌生罢了。才五六年，那一个自己，竟然已经有一点像标本了。他几乎想坐下来好好想一想，好像灵魂上发现了一条皱纹，需要将它烫平。不过台上人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台上人一恍惚，就会造成一段荒谬的冷场。忽然他发现有一双眼睛正投向窗外，被外面的风景映起反光。那是一双年轻的眼睛，里面有很多水，水面有很多光；他羡慕她有机会在这种晴得虚幻的日子，一面听讲，一面出神。他也经过大二的日子，知道肉体参加众人，让神魂飞到远方去的那种情味。可是其他的眼睛都向他集中，像许多敏感的触须在合编一张网，要捕捉他的眼睛。这是带有一点催眠的意味的。眼与眼的对视，久了，就超出灵魂所能负担的程

度,因为真相总是可畏的。一位音乐家(是帕格尼尼吗?)在行经鱼尸并列的市场时,忽然想起他当晚有场演奏会。如果这不是一个笑话,那位音乐家的孤绝感,也未免太尼采了吧。他感觉中的听众,却像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兽,眈眈,睽睽,令人心悸。他当然并不怕那些听众。再大的百眼兽,他自信也能驯服,甚且逗它发笑。他怕的毋宁是双眼兽:目光停留在一张脸上,变成一比一的对视,情形就大不同了。

双眼兽是有灵魂的。百眼兽有没有灵魂,就很成问题了。百眼兽对他的要求,是表演。所谓演讲,本来就是一半讲,一半演,演得那头百眼兽恍若催眠,否则,被催眠的就是他自己了。站在台上的,当然也是他自己,至少是他许多自己中的一个,那个自己为他赢得许多掌声,许多笑靥,许多眼睛的骤然发光。可是那并不是他最喜欢的自己。两年来,他几乎记不得做过多少次的驯兽师了。兽有大有小,愈大的愈像兽,而愈像兽的,驯起来,也就愈加刺激,富于冒险的意味。不过那种经验总是很寂寞的,因为你总是以一对百,甚至以一当千。对他们,你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启开一些封面,他们就可以审视你灵魂的标本,你的秘密是公开的;对于你,他们永远是未知数,他们,只是许多陌生的总和。坐在暗处的,固然寂寞,但站在亮中的,另有一种寂寞,寂寞得紧张,而且疲倦。

此刻,潜在他意识深处的,是一个含糊的,有点隐隐发痛的欲望。在自己声音间歇的空隙,那蠢蠢的欲望在搔痒他的灵魂,说:“为什么不选一双柔和的眼睛,仅仅是一双,而且对它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贵的阳光,跟我一同出去吧,去细密的相思树下,或是去江边,听我说一些上游的故事。你是大一吧?是吗,我猜得不错。从你的眼睛,从你流盼时清爽的眼神,我猜得出你

是新人。我也曾是大一的新人，在一所也是教会的大学。我敢打赌，那时候，我比你更寂寞，更容易受伤，更充满矛盾，对外面的世界，更加神往。江边真是美好，这阳光，像透明的黄玉，在这种不可置信的完美中，你该坐在一块陨星似的怪石上，想一些上游的事情。”

这只是刹那间朦胧的欲望罢了，他当然不能走下台去，拾起那双眼睛。事实上，当他的眼光再度从手中的书页向下面扫掠，那双眼睛，不，连那张脸也不见了。下一瞬，他只看见一只眈眈而视的百眼兽。这种失落感，在他，已经是寻常事了。记忆里，有许许多多脸，不一定都怎么美丽，但是有灵气，有个性，有反应迅速的光彩。他记得那些脸，像太阳记得盛开的向日葵们。当然不全似向日葵，因为有的典丽清雅，像莲，有的俊逸倜傥，像水仙。因为曾经出现在他粉笔的射程内的，有螺祖的女儿，也有海伦的后裔。回国已经两年，偶尔，在变幻的晚云上，或是囚在亚热带湿闷的雨季，他会记起那些脸来，轮廓分明眼神奕奕褐发飘动的那些脸……倪丹啊，文葩啊，史梯芬啊，他会对自己默默吟念。不过他是生存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留下来的固然不少，但失落的无疑更多更多。那些脸啊那些脸，螺祖的和海伦的脸，一张继一张，在时间之流上飘浮而去，一朵接一朵，如莲。“当然，我不是捕蝶人。”他这样对自己分辩。“只是每飞走一只燕子，便减掉一点春天。”上星期六他经过一方水池，见一朵孤莲在秋日的金阳里抵抗十月底的凉风，不禁立定了怔怔而视，直到他打出一个喷嚏。

他仍然在朗诵自己的作品。他听见自己带一点江南腔的不标准国语，在大厅晴明的空间荡起回音。据说那就是他的声调，在收音机和录音带上都是那样，带那么一点磁性，节奏矜持而舒

缓,但音色颇为圆熟。这一点,他是颇引为自豪的。小说家华丽瑜——性急而豪快的“学妹”——就一直嫌他说话太慢,而他,总觉得她口齿太快,心还没到,舌已先摇。想到华丽瑜,他忽然若有所失。前天还接到她一封国际邮简:“怎么样?泡在岛上做猢猻王,不想出来溜溜?万圣节快到了,枫叶和橡叶烧成一片。还记得五大湖区的秋天吗?”这真是从何说起。他怎会忘记那种成熟之美,浑然而厚的那种大陆性气候?他怎会忘记那种纯然透明的空气,一脚踏出户外,扑面就是一阵开胃的草香,你觉得发根一下子浸在冷得醒鼻的风里,清洁的肺浮在空中,翼然如云,而阳光灿灿,怎么水晶球里泻着黄金?真的,万圣节又要到了,明天就是万圣节的前夕。想着,他果真翻到十年前留学时所写的,一首歌吟万圣节的作品,朗诵起来。于是有浓郁的土香升起,掺着一股南瓜的气味。

阳历,是万圣节,阴历,正是重阳日。他告诉自己,今天是他的生日。对于每个人,自己来到这世界的那一天,总是带一点神秘,且有催眠的力量。对于他自己,重九这日子更是如此。根据西方的迷信,诗神阿波罗,酒神狄俄尼索斯,大神宙斯,巫师墨林,众神之使者赫耳墨斯,都以冬至这一天为生日。难怪格里夫斯的第七个孩子生在冬至,诗人竟得意到赋诗以庆,写了那篇“冬至喻璜儿”。自己竟然诞生在重九,他也暗暗感到自豪。因为这也是诗和酒的日子,菊花的日子,茱萸的日子。登高临风,短发落帽,老诗人悲秋亦自悲的日子。他曾经自称“茱萸的孩子”,遗憾的是,已故的母亲不能欣赏这样的句子。终于又是重九了,在这无所谓秋天不秋天的岛上,怎么忽然竟已是第十九个重九了?在大陆,这样烂熟的小阳春,风景一定停留在美的焦点,人们向海拔更高处攀去。可是登高不为望远,为避难,为了